

留待是个异数

留待是山东作家里面的异数,为什么说他是异数,我们《小说选刊》选过他三篇小说,当时没觉得他是山东人。因为山东作家有一个特点,不太爱进行一些奇奇怪怪的探索。山东是乡土文学的大地,是现实主义的大地,同时也是一个喜欢全知全能叙述的地方,之所以对山东作家有这种印象,因为山东人身体好战斗力强,写文学往往喜欢正面强攻,不太喜欢以小见大,也不太喜欢摇摆太多,往往有泰山、黄海的风格,喜欢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大气魄、大叙事。

为什么说留待是个异数,第一,他写的小说好像不太乡土,他的小说人物往往没有乡土的尾巴,我们中国很多作家哪怕在写城市的时候,往往都拖着一个长长的乡村的尾巴,比如有些作家到了深圳,他们最近老是喜欢写深圳的城市文学,看他的架势一副要打造深圳城市文学的感觉,但是看来看去,他们的小说是拖着乡村的尾巴。但是留待没有,他写城市的生活,喜欢写城市的多余人,有些小说家写多余人多从国外小说移植而来,但他不是,他是从自己感觉、生活体验得来的,所以他是一个非乡村的作家。

第二,山东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地,山东在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很多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家、优秀作品。但是留待的小说路数跟山东文学传统有些差异,我在考察各地文学现象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,作家分三种类型,最正常的现象是,这个地方一个作家成功、成名以后,马上周围有一批作家跟他相似,诸如某某某某作家群,某某现象;还有一种,看刊物的风向,根据刊物的风格进行写作,例如《小说选刊》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,关注刊物上发哪些小说,哪些风格行情看涨。

文学没有流行趋势,但是文学隐隐约约、多多少少有某种潮流、走向,这种作家成功率较高;第三种作家是不受当地作家的影响,也不太看文学刊物,主要看经典小说,看世界名著、卡夫卡、托尔斯泰等等。作家基本上是这三种类型,当然,写得最好的作家往往是三者结合,既学习经典,又不脱离现实。留待的小说就是从经典小说出发,同时也关注了当下文学的动向,汲取了周围人的长处。

比如去年发的中篇《三朵》,令人眼前一亮。说实话,办刊物会审美疲劳,让人眼前一亮的小说太少了,最新发的小说跟往期的小说也差不多,有重复之感。所以来看到《三朵》,眼前一亮,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小说,内容是表现抗日战争,他把人性的欲望、人性的善良、人性的邪恶,把民族的劣根性、历史的复杂性都写进去了。所以小说发出来以后反响非常好。留待的这篇小说不但是抗日题材的好小说,即便放在年度小说选里面,也是非常有趣的小说。

第三,山东的作家写小说很喜欢全知全能的叙述,这跟山东作家喜欢正面强攻有关系,因为全知全能站在道德、思想、历史的制高点上。全知全能便于讲述故事,但是从历史小说发展的进程来讲,属于古典主义范畴,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都是全知全能叙述,而《红楼梦》为什么了不起,因为它是古典主义小说,但它不是全知全能的小说。留待的小说也不是全知全能的。我认为小说叙述可以分为三种:神叙述、人叙述、鬼叙述。神叙述基本上是全知全能,上帝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;人叙述采用第一人称“我”,如鲁迅的《故乡》;鬼叙述比较难,鬼才鬼意,如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,鬼叙述成功的很少,属于实验性的探讨性的范畴。我觉得留待的《三朵》,从叙事形态上讲,首先是人叙述,但局部有鬼叙述,显得有鬼气。现在说这个小说是经典性小说为时尚早,但确实值得玩味,很多他展开的话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。刚才说到《红楼梦》,书中的人物妙玉就很神奇。关于她的笔墨特别少,但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甚至超过史湘云。最近研究发现,关于妙玉所有的叙述,几乎都是通过他人视角来完成的,通过贾宝玉、薛宝钗、林黛玉、刘姥姥、贾母的视角来叙述。妙玉神龙见首不见尾,留白很多,关于她的篇幅没有多少字,但确实是写人和叙述的经典。留待是个异数,在于他讲究视角的切入,这很不容易。留待的世界可能是孤独的,他的创作有自己独特的个性,希望他能继续写出《三朵》这样优秀的小说。

诗歌赐给语言灵性,如同《圣经》赐给教堂肃穆和庄严。当诗歌将其所能调动的语言完美地镶嵌在诗意图里,那些被调动的词汇,才会因为有了恰到好处的位置,而闪动智慧之光,而成全妙境;词汇之间才会因为有了神奇的呼应和关联,而达慧通灵。语言之于诗歌,正如搭建一座教堂所需要的木料砖瓦,它们只有被放置在指定的地方,才能承载宗教意义。

孙方杰的《路过这十年》就是这样一部“将所能调动的语言完美地镶嵌在诗意图中”,因而“闪动智慧之光”而“成全妙境”的诗歌作品集。《路过这十年》分为五辑,辑内诗题端庄、质朴(诗题非常重要的,它决定一首诗的承载力)。无论是诗写中年感悟、疾病体验,还是诗写地域、时光特质和当下叙事,都使用了平缓朴素的语调,使用了最贴近生活本质的语感,结构出真诚的诗意图:“从前。从前就是昨天,就是我的四十四岁/还是一个青年。从前,我曾经三十五岁//二十四岁我从钢厂辞职,在一段很长的岁月里/行进的风,急雨骤,颠沛流离/十七岁时醉驾自行车,撞到一辆行驶的货车上/自行车扭曲了身体,而我完好无损/十五岁,送姥爷上火车/不幸跌落在二站台下的铁轨上/差点被一辆疾驰而来的火车腰斩/那年冬天的煤气中毒,又使我的灵魂/在天空中游荡了很久/七岁时,和两个小伙伴到生产队的果园里/偷食刚种下的花生,我们不知道/花生种被刷毒农药浸泡过/或许,有点鬼使神差,我没吃”(《我的前半生》)。

倒置的事件,由近至远,却渐行渐近——对时光飞逝的惶恐,对生命流程的反观,对人生道义的探究。《路过这十年》仿佛连缀成了一条“时光隧道”,无情穿越“四十五岁的男人”的身体和思维,敲响或唤醒“四十五岁的男人”命运的钟声;人到中年,虽不及“沧桑感言”时,但回首与翘望却在转瞬之间形成落差:“中年了,已经见识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/有些重如星辰,有些轻似闲云//相信了命中注定,也相信机遇改变天意/一切都需要继续,一切都需要隐忍/一切都需要一颗承载的心/接受未知的命运”(《中年》)。对生活的迷惑不解,正是来自对生活的

留待卷

谁让我害怕

山东作家协会 编

山东作家协会 编